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吴义勤 主编

短篇卷·第二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义勤 主编
谭杰 点评

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短篇卷·第二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卷·第二辑 / 吴义勤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39-5591-4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464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卷·第二辑

主 编 吴义勤

点 评 谭 杰

丛书策划 斯 日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47毫米×210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591-4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

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

“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文学研究者或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

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

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斯日，感谢她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她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套书的阅读。

2012年冬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 1 飞行酿酒师 / 铁 凝
- 16 天气预报 / 范小青
- 28 写字桌的一九七一年 / 叶兆言
- 42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 迟子建
- 68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 / 毕飞宇
- 81 爷爷的“债务” / 李 浩
- 111 金石 / 黄咏梅
- 141 老革命周春江 / 邵 丽
- 160 杨村的一则咒语 / 阿 乙
- 171 听洪素手弹琴 / 东 君
- 193 巨象 / 甫跃辉
- 217 成人礼 / 厚 圃
- 230 杀威棒 / 秦 岭
- 244 你的世界之外 / 叶 弥

- 256 雨夜 / 王祥夫
- 271 当大事 / 肖江虹
- 293 亲爱的军长 / 雪 岛
- 322 送火神 / 陈应松
- 334 吞吐记 / 朱 辉
- 351 天堂再见 / 滕肖澜

飞行酿酒师

铁凝

这是华灯初上的时刻，无名氏站在凯特大厦21层他的公寓落地窗前，垂着眼皮观望地面上如河水一般的车流，等待会长陪同酿酒师来访。

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个形容的发明权不属于无名氏，他是从多少年前读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搬来的。当时他正在旧金山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北京机场四周的漆黑和沉寂，与旧金山璀璨的灯火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如今，虽然沉寂和漆黑已经远离北京，无名氏脚下也流淌起香槟泡沫般的灯火。但是，和香槟的泡沫比较，无名氏更喜欢华灯初上这个词，他觉得这词里洋溢着并不泛滥的勃勃生机，有试探性的兴奋，和一点端庄。好比他现在的状态，一个初饮者的精神状态。对了，初饮，无名氏谦虚地给自己这样定位。这阵子他正对红酒产生兴趣。他买了一些红酒，买了关于红酒的书，跟着书上的介绍喝了一

些，还叫人在他那个刚刚启用的四合院里挖了个储酒量为8000瓶的自动监控温度、湿度的酒窖。

最初，他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含有赶潮流的成分：他在京城胡同保护区内的四合院市值不会少于两个亿；这幢凯特大厦地处北京东区，离“国贸”和金宝街都不远，算是好地段。他的投资公司最近的两个项目——两北的天然气和苏南的一个自主研发中的海水淡化处理都有不俗的前景。在偌大个北京城，无名氏说不上是富人，可你又断不能把他划归为穷人。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潮流之中，在一些隆重或不隆重的场合，喝着“拉图”、“马高”、“奥比昂”以及宛若传说的红酒之王“罗曼尼·康帝”，听熟人们说着他们品出了酒里的马厩味儿、烟熏味儿、甘草味儿、巧克力味儿、皮革味儿、黑胡椒味儿、矿石味儿，以及樱桃味儿、蔬菜味儿什么的，常常自惭形秽。因为老实说，他没从酒里喝出过这些个味道。他知道自己酒龄尚浅，初饮者都浅。但并不是所有初饮者的感受力都浅，比如像无名氏这样的人。有时候他也起疑，对那些刚喝一口当年的新酒就声称喝出了马厩或者雪松木味儿的人。新近认识的在波尔多酒庄干过力气活儿的小司告诉他，那些味道都是第三层香气，属于有年头的酒。

门铃响起，来人是小司。这是个偏胖的青年，四十岁左右，一间职业学院教餐饮的讲师。他在法国读书时学的是发酵，曾经在波尔多地区的一个小酒庄实习过一年。熟人把他介绍给无名氏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段经历，似乎在这样的人身上，才能真正找到酿酒的气息。前不久，春节之后，无名氏从小司手中买了两个水缸大的法国橡木桶，用来装饰自己的酒窖，或者叫做烘托酒窖的气氛。那是两个废弃的旧桶，无名氏遵照小司的指点，让人先用盐水把桶泡了48小时，为的是防止开裂。当然，小司说法国的橡木桶柔性好，不像美国的，木质虽密，可是又硬又糙，很容易裂。

小司受无名氏邀请前来。无名氏在和酿酒师见面时，愿意身边有个也懂一点酒的人，但小司精神有些不振，左手背上贴了块橡皮膏。他对无名氏说，昨天朋友请吃法国空运来的牡蛎，结果吃坏了肚子，现在是刚从医院输完液出来。

无名氏歉意地说那真是不巧，会长昨天就订好了菜单，楼下总统府的。一会儿据说酿酒师还会带几款他自酿的红酒。可你的肠胃恐怕得强迫你休息了。

小司一听总统府的菜却又来了精神，不愧是搞餐饮教学的，食不厌精。他知道这家设在大厦五层的粤菜馆，名称有点霸气，菜式却还精致。他说无总您还真是用了心啊，中国人不习惯以奶酪配红酒，最恰当的菜就是粤菜。

无名氏立刻强调说为了今天的聚会，他也准备了奶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毕可利羊奶酪。太硬，不好切，得拿刨子刨；他说这样倒也漂亮，刨出来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似的。关于这羊奶酪给他的感受，他没有告诉小司。因为，又腥又骚，他实在难以下咽。他领着小司在这公寓的敞开放式厨房里看了奶酪，以及若干只一尘不染的红酒杯：波尔多杯、勃艮第杯——也就是俗称的郁金香杯。小司提醒说别忘了香槟杯。他的食欲已经被调动起来，丝毫不打算倾听肠胃的抗议。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会长打来的。他向无名氏道着对不起说，酿酒师早晨还在库尔勒，飞机晚点了，现在刚出机场，可能晚到半个小时。无名氏对会长的话将信将疑，会长是他大学的师兄，他对会长的脾气禀性略知一二。所以他更愿意相信那句话：名角出场总会迟些。不过无名氏有这个等待的耐心，以他对红酒有限的了解，他觉得喜欢品酒和喜欢酿酒的人首先得是些有耐心的人。他和小司一人占据了一张可以按摩的功能沙发坐下，他把

这感受讲给小司，顺带夸奖了小司那两个橡木桶，说是放进酒窖后依然散发着幽幽的酒香和木香。

小司说无总，我那些学生要是都像您这样就好了。他抱怨他的学生们根本不爱品酒酿酒，舌头不行啊，接受力太窄，就知道冰酒好喝，甜。他说原以为一线大城市的学生会好些，可职业学院的生源都是延庆、怀柔那一带的，从小饮食就单调，酿酒基本没戏。我跟他们说我在法国学酿酒时要先在葡萄园干活儿，搬橡木桶，一手夹一个，有时候一天搬七八百个：赶上几十年的葡萄藤死了，根子很深，深到几米以下，你也得去出力气挖葡萄藤。那些根子太深的老藤得用绞车起出来，累得我一晚上一晚上的懒得说话。再看看那些酿酒师的手，因为常年接触酸，都是又干又裂。我给家里写信说闹了半天学酿酒得先当农民啊。无总您说到耐心，我的这些学生谁有那份耐心，听听都烦死了。所以他们的出路也就是侍酒员吧。

无名氏说侍酒员也需要多种历练，怎么向客人介绍和推销酒，不也是学问么。

小司说对对对，一般的侍酒员至少要高级经验和市井经验兼而有之，好的侍酒师是很受人尊敬的。

无名氏听小司说了一阵子侍酒师的培养，玩味着“高级经验”和“市井经验”，门铃又响了：这次是会长和酿酒师，二人身后还有一位女士，会长介绍说她是酿酒师的太太。

酿酒师是个五十多岁的黑脸男人，厚嘴唇有点松弛地下撇，显出对俗世的不满意。无名氏一边热情地上前握手，一边猜测酿酒师的肤色定是沐浴了库尔勒慷慨的阳光，但当他触到酿酒师的手时，那手的绵软却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刚刚听小司讲起，酿酒师的手大都干而粗糙。

酿酒师的太太看上去比丈夫年轻不少，无名氏注意到她的酒晕妆——腮红

和眼影像是蘸着红酒蹭出来的，不愧是酿酒师的夫人。酿酒师调侃地对无名氏说，您一定是吃惊我太太比我年轻得多吧？可我不是二婚，我们是同岁，元配。老实说，她的生日比我还大一个月呢。

会长接着说，是啊是啊，这就是红酒的魔力。大地、阳光、空气、果实的迸裂、汁液……人无限地亲近这些怎么会不年轻呢！会长退休前是一家食品杂志的副主编，退休后做了一个什么会的会长。无名氏从来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会，总之是和吃喝有关的会吧。只见会长环顾四周又问无名氏说：弟妹呢？不参加今天的聚会？

无名氏说她不参加。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家人并不常来，这是我工作和发呆之处。我在这儿谈项目，聊天……还有接客。

无名氏把“接客”说得干脆而率真，他那时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憨厚的，惹得众人一阵大笑，情绪不振的小司也笑起来：无名氏顺便把小司介绍给大家，他不提小司在波尔多葡萄园干活儿的事，只说这也是一个喜欢红酒的年轻人。小司客气地向各位点过头，就在无名氏的吩咐下去醒红酒，开香槟——一款名为“库克”的香槟：其时，楼下总统府的两位尤如双胞胎似的白面男性侍者已经进得门来布置餐台摆放餐具，影子一样地轻灵并且无声。

开餐之前，无名氏请客人品尝香槟。他希望客人对这款“库克”说点什么，毕竟，今天的聚会是因酒而起。可是除了酿酒师太太举着细长的杯子将酒体衬着一张雪白的餐巾纸夸了这“库克”颜色白中透着浅绿，美丽无比，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别处。

酿酒师捏着香槟杯的杯颈毫不客气地在这套公寓里逡巡。他先是奔到落地窗前观赏了一下脚下的大街和远处楼的森林，接着猛回身向无名氏感叹道，现在我知道您为什么选择21层了。21世纪呀！您真正是站在21世纪的成功人

士，这不，连总统府都在您脚下踩着呢。而我们这些人——噢，我不敢包括会长，我们的肉身跨过来了，灵魂在哪儿只有天知道：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房子的使用面积应该在300平方米。他边说边把开着门的房间都看了一遍，仿佛是被中介公司带着看房的买主。遇见有意思的东西他也会随时发表评论，他拎起一件搭在沙发上的羊绒外套说，“康纳利”！我就猜到无总您会穿“康纳利”。奥巴马喜欢的牌子啊！可惜大多数人不识货，去年我一个老同学——在库尔勒开发葡萄庄园的，送我一件康纳利衬衫，您猜会长看见怎么说？他说这是哪个厂发给你的工作服啊。

会长呵呵笑着不搭腔，无名氏想起会长在大学时的风范——破衣啰唆的。他们的大学时代正是中国的思想解放时代，人们的食欲好像也随着思想的解放而解放开来。那时西餐在中国尚未普及，会长就已热衷于尝试西餐，常在周末把几个要好的同学召至宿舍对西餐展开切磋，同学中就包括低他两个年级的无名氏。无名氏生就一张喜盈盈的娃娃脸和一副善于自嘲的姿态：比如说到出身，他坦陈自己不过是江南小镇一小吏之子，并不忘解释：吏，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员而已。他没有更多可炫耀的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为前程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了他的温和与自嘲，高班同学和低年级同学都乐意和他交往。有一天会长做了一道奶油蘑菇浓汤请人家品尝。他所谓的奶油浓汤就是奶粉加淀粉加大量味精再撒几片罐头蘑菇。无名氏也在被邀请之列，他怀着虔诚的心情喝下第一口，强忍着恶心才没有呕吐出来。环顾四周，几位同学都在沉默不语地喝汤，不交换眼色，也无人开口赞扬。会长嚷嚷着逼大家表态，一个绰号“高原红”的西北男生突然把勺子往搪瓷茶缸里一放，愁苦而勇敢地说，饿（我）喝不惯，饿实在是喝不惯！“高原红”的宣言解放了众人，无名氏记得宿舍里先是爆发出一阵大笑，接着大家全都放下了饭盆。

此时此刻，无名氏看着仍然不讲究衣着的会长，忍不住跟他提起大学时代的那次喝汤，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高原红”。会长说当然记得：饿喝不惯，饿实在是喝不惯！都弄成校园流行语了，好比如今晚过后就会有那个把句子成为年度流行语似的。不过那时候我那西餐纯粹瞎胡闹，也就是欺负你们都没喝过真正的奶油蘑菇浓汤罢了。各位，酒醒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入座了？会长仍然像当年那样张张罗罗的，就像是这间公寓的主人——本来，他也可以说是这次聚会的发起者。眼下他和酿酒师有一种合作，他们敢说一些赶着红酒时髦的有钱人在库尔勒投资葡萄庄园。

终于说到了酒。先品酿酒师带来的自酿酒。酿酒师太太客气地谢过那两位白面侍者，从其中一位手里接过醒酒器，亲自为大家斟酒；白面侍者立即退至不惹眼处，职业性地垂手侍立。

无名氏持住杯颈，观察酒体深闻酒香，他静下心，尝了第一口。就算他的酒龄如此之浅，和在座各位相比他应该是个怯场者，就算他真的怯场，他还是品出了这款酒色暗红、果香味丰富的自酿酒的高雅气质。它讨喜，柔顺却并不通俗，味道十分集中。他观察左手边的小司，小司的表情是沉吟中的肯定。无名氏有几分惊喜地对酿酒师说，不知道这酒是在哪里酿出来的，北京附近？听说密云有块地最适合。这酒有名字吗？也许是出自库尔勒？你们不是一直在说库尔勒么。他说着轻轻一抬手，两位侍者之一迅疾将倒空的酒瓶递上，却原来这是一只没有酒标的“裸瓶”。无名氏拿过酒瓶看看瓶身又抠抠深凹的瓶底，继续他的提问：这么好的酒怎么没有名字呢？

酿酒师矜持地说，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名字的酒才有可能酒中珍品。那些名声震天的你能喝吗？比如“拉菲”。你喝你就是土老财。当然，我不否认这都是让国人给闹的，你比方“卡迪亚”表不错吧，可现在成了二奶表的代名词。